#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五十二三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二

學十

人倫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

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

豈不是天性只為令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葢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雕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

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已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　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

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令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絶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

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已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

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葢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

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涑水司馬氏曰其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滎陽吕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甞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

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藍田吕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

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韋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　人之所以有

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

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歿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吾以盡吾心云爾　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葢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之憐愛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

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　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　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彛倫之一令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

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慝怨而友其人曰此非慝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為慝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者也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

為天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

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

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疎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恠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

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為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别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為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為聖愚而加損也聖人

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寛寛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敕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為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

舍是五者其何以哉

勉齋黄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為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為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　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絶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

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
而怠心生講習疏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
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
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為
之屢歎也耶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
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
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　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

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為心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　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

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比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為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

計分毫之利而棄絶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以下兼論師友　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人之於朋友修身誠意以待之踈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

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亦然　孔子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其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為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　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

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

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已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

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聽可矣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

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為善不為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為善之意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天下以

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已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翺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翺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其道未足以

成德達財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
者乎
和靖尹氏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頼朋友相成處甚多
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
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掞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
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
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

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延平李氏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

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别自立門户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謂之大哀邪　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羣居終日相切磨又有夫子為之依歸日用間相

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朱子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知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　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問人倫不及師

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為君死在父旁則為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為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絰

東萊呂氏曰歐陽修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

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禄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

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絶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栁子厚猶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虚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

也　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己則又不可以罪師　天下若無著實師友

不是各執已見便是恣情縱欲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已知識隨已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憒然畧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

勉齋黄氏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

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孑然獨立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雙峯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為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為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寛

栗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于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修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徳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

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礲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為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葢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

凡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内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絶于時能使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為盛

魯齋許氏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已者若乃邪僻卑汚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者謹勿近之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虚故能受滿則

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二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三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嘗觀讀書有令

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　問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盖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

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敎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敎學者讀書之法

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黙會於幽閒静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自為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

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　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

入處　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觧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　讀

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嘗見人云大凡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

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撿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凈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何鮮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

自然在其中令人却一邉去看文字一邉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静了却去看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隠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　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静底工夫須有

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衮則此心易得汩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本心陷溺之

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為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巳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

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胷寛閒不可貪多　放寛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　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葢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陥溺其心於清虚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静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静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　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

添得来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盖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曽經歷過来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随文逐義趕趂期限不見悦處恐終無益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来就自家

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来就身上推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已體認方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慿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　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

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嶢屼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
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
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
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
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
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
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

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别法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来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

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綂要者自在其中矣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

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

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

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

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

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

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兀𨈆不安一似倩得人来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来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来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

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摸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来是知書只貴讀别無方法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横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横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

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
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
自然曉得也　韓退之謂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
須有沉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
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
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
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
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

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胷說這許多言語出来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潜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胷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来說此最學者大病　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衮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歴歴落落在心中皆

說得去方好　為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若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為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放此心光睒睒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秪是靜坐　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

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　讀書工夫莫草略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儹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粗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来二典三謨伊尹武王周公箕子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

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
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
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麽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
何必讀　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
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
以見得抵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
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
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讀

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粗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　觀書須靜著心寛著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胷中然後有益不必段

段立說徒為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　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　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

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粗心大氣不得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

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

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

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别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

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

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

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

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来覆去逐旋捱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説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説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穏當愈加分曉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

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復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説矣某向来從師日間所聞説話夜間如温習一般一一子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　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耳　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

吟哦虛心涵泳切己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　觀書以己體驗固為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　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録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要黄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黒筆抹出是要尋那精

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為有補於學者　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　嘗看横渠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

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㪅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畧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葢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𦂳見李先生

說理會文字湏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令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讀書之法湏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

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已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閲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説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有何干涉　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静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

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　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　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

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鮮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指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

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

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别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贅牙無田

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復看来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别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説過便是心曉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萬正淳云欲将諸書循環看曰

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已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

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寛著期限緊著課程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

不欲去方會認得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為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　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别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

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要亦是如此　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為病矣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葢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

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葢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

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寛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寛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便為定

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盖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　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獘也纔把書来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箇將来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来使不知一

撞百碎　某嘗謂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葢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終年以後之人讀

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　温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

限之故　問嘗聞先生為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又嘗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　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　讀書看義理須是胷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胷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

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煑滚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讀書閑暇且静坐教他心

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
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
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
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通處　讀書須是有
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
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
胡文定後来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
心靜須看得較透甚初疑解春秋干心靜甚事後来

方曉葢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胷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已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陿隘無處著工夫也　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　讀書且當隨

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已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背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已見自為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罷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

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精詳不可草草說過也　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来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時且須耐心等待將来自有来時候他未来

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

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卻看得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

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　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

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説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然後将来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来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工夫不得力　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其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問伊川説

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説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縁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已意硬入放裏面胡説亂説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已心要須自家説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説話一向任已見説將去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縁書皆有印本

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黄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

傳寫得令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别其是非臨事即此理　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為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　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為切已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乾隆御覽之寶

#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五十四 五十五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

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
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
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
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學者於庸學論孟
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
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
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
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决矣　大學一篇乃

入徳之門户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源體用之大畧然後徐攷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胷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説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　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

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

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　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

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矣　某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

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髙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　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本學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為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看論語逐文逐義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

也　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

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　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説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㫖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

意定理明而無疎易淩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静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

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分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為學之序為

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義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

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　看文字傷太快看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佳　看文字當如髙艥大艑

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當如此看　問看文字為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没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

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復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　看文字若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況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鈍

底人多不肯仔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看文字須仔細雖是舊曽看過重温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葢工夫都在那上　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　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為所遮蔽轉不見矣　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强毅為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

祥寛厚為主書中何所不有　看文字不可過於疎亦不可過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揷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濶看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沈著痛快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看文字且

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　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已錯了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

說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竪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劒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為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

多而已也須是切己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令不可便視為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　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令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　看文字

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　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内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葢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

不曉而見意者也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峣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来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縁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　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

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　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渇而强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皆仔細者蓋要人字字與

其着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一本作潛他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穏在心頭不要放過　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

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　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　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

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曽讀書與曽
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為便可見　凡讀書必務精
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
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强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
不曽讀誦何異　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
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
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

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

前輩氣象　為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

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

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恥曾不知不如是則

有終身之耻也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

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　後生學問

聰明强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

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　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黄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静至於讀書

則平心定氣端莊儼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汩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沉静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通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纔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静退憮然常若不足方能有進

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

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别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

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氷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静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以下讀諸經法

六經之言在含蓄中默

識心通精義爲本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

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别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别一般事便書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藴李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

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

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

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歴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盖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唫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

無誦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别得過欲識别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為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

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别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

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

問為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邉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

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近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

行文不暇恤也　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為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

之使逺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縁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

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嶢崎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盖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来老蘓亦拖他来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

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
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
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
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
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
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
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
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

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　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

却易爲力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庸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

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

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胷開濶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决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

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曽見那全體不曽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曽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

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㫖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内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

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别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

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强要鑿教深遠得以下論解經

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

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　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令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　解經當如破的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解經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

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令人新添者恰是重字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

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盖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安知不曽經他改來盖一章而衆説叢然若不平心明白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

理　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　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義文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

得理則經雖無亦可　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别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

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sub>以下讀史</sub>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

書攷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胷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攷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

也其迥也可立而待也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　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　讀書有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

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嶢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　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　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温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録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

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温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 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一云更無蹤跡） 問通鑑

歷代具偹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多少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遍然後却來看他

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

得了　問陳芝史書記得熟否龜丞相頌看史都在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麽事某年有甚麽事纔記不起無緣會得浹洽芝曰正緣是不浹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看二百字有何不可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去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

略踔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首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　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　士居平

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　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録范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

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　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史氏將誰欺趙盖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寃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謾過張釋之為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為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為天下之平　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

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吕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身若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

不為空言矣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

可以備記苟閲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四